

宮門柳

末底改坐在朝門。 以斯帖記第二章 21 節

記得，不久之前，就在第二次召選處女的时候。

末底改照他的老習慣，坐在內城的門口。

不知從甚麼時候起，他愛上了護城河邊的柳樹。他愛在柳蔭下，低著頭默想，沈思；想起了自己國破家亡的身世，想起在被擄離開耶路撒冷的時候，曾是如何的依戀。

那時候，他還很小。模糊的記憶，幾乎算不得記憶。他難以弄得清楚，是真的如此記著，還是大人重複的逼真描述，塑鑄成他印象的一部分。也許，那只是一個惡夢，太真實的夢。

他依稀記得，童稚的他一直鬧著，不肯離開自己的家，雖然，那裡已經沒有甚麼可以代表家的。是大人們，強拉著他的手，要他離開。他實在不知道是為了甚麼。

當他最後回頭望去的時候，聖殿的廢墟還在冒煙；本來滿有人民聚居的熱鬧街道，變得冷清清的。殘破的房屋，張大著口，在哀號，在哭泣。城中是一片倒塌的牆垣，有的頹敗的磚瓦堆下面，還露出人的腳或手！

街上沒有人。有的只是曾在那裡住過，在那些屋子的門口出入過的人，現在躺在街道旁邊，成了失去了生命的屍體。可以說，整個的城失去了生命。滿街的血，流著，流著。那些在鋪石街道上的血，本來已經乾了；但那天正下著細雨，仿佛使死了的血又再活起來，在那裡流著，流...

末底改又沈浸在記憶中。他的眼睛，罩上了一層霧，霧般的悵惘。

猶大國處於亞洲和非洲的走廊上。這條南北的交通大道，商旅往來頻繁，給他們帶來了財富；但這也是強國爭勝用兵的要道。如果他們向上看，仰望神，可以倚靠神而維持生存；如果他們向周圍看，衡量列國的形勢強弱，同南方的埃及結盟，或是倚附北方的國家，就失去了政治上的獨立自主，成了別國的附庸。投靠強國，倚賴人的保護，在軍事上和政治上仰人鼻息，在文化上也失去了自主。這樣，不但要服事外人，還要接受宗教上的認同，連帶的服事外邦神。

這正是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所恨惡的。

國家的勢力時有消長。猶大國本來是投靠埃及的；但那文明古國，由老化而衰敗，像蘆葦的杖那樣的不能著力。於是，迫於形勢，猶大國不得不轉而依附東北新興的強國巴比倫。不過，過了些時候，舉棋不定的政客們，望風看雲，又再向埃及靠攏。這樣，引發了巴比倫王的忿怒，把猶大國從地圖上塗抹掉，成了巴比倫的一個省。

猶大國亡了，猶大人從流奶與蜜之地，被擄到巴比倫；失去了地，也失去了奶和蜜。但是，人總是要生活下去的。

被擄的人，離鄉別井，遷到陌生的異地，就像一棵樹被連根拔起，栽植到新的土地上。不用說，起初是非常困苦的，有些人也就因此而病弱死亡了。但人像樹一樣，有奇特的適應能力，會在移植的土地上生長茁壯。

他們當中，有少數人在宮廷任職，而且表現得很出色；也有一部分人，靠勞力維生，以至作當地人的奴隸；但大多數人生活很過得去，有些學了巴比倫先進的學術，習了醫卜星象，雖然有些東西本來是神的律法所禁止的。

生活環境的改變，給被擄的猶大人帶來文化上的改變。以色列人本來是農牧社會，輕視以至於不信任經商的人，他們以“商人”

與“迦南人”為同意字(參迦一四：21)，又說：“以法蓮是商人，手裡有詭詐的天平，愛行欺騙”(何一二：7)。這是一般對商人的觀念。因此，只有推羅人，腓尼基人，是以經商知名的。被擄到異邦之後，形勢促成了必要的改變。

失去了土地的根，是可悲的事。被迫飄流，卻歷煉型鑄成另一種民族性格。波斯代替巴比倫，控制著世界政治舞台。波斯開明的君王們，對統治下的各民族同等看待，給予他們有各自發展的機會，也讓他們有相當程度的信仰自由，以為所有的神都可以賜福。猶大人從波斯人學得了經商的本領，而且發揮得青出於藍，積聚了不少財富。

這樣，猶大人成了新的社會階層，有他們自己的社區，設立了代替聖殿敬拜的“會堂”，作為公眾禮拜和社區聚集的場所，同時也是教育的機構。他們消除了對偶像崇拜長久牽纏的問題。這可以算是被擄得到的益處。

猶大地荒涼滿了七十年。正如先知耶利米所說的，波斯王古列下詔准許猶大人歸回。但是，那時，在以斯拉，尼希米領導之下，結隊歸回的會眾，只有四萬二千三百六十人，僅佔所有猶大人的少數。至於大多數的人，他們不是不愛故國，但想想看，在波斯已經落地生根，經營事業，各自有了成就，要他們連根拔起，經過四十多天的長途跋涉，回去面對不可知的未來，歷盡艱苦的從新作起，那需要有很大的勇氣，真是談何容易！

因此，在矛盾的心情中，更多的人留了下來。不過，留下來的人，也不見得就是一帆風順的環境。

末底改就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。暴風雨隨時會侵襲來，特別是對沒有覆庇的人民，而他們的財富，正是致禍的好標的。

末底改愛那棵柳樹，特別是在細雨中。

柳枝不夠強固，一陣大風吹過，會拂動它搖曳亂舞，有時還會被摧折斷落。為甚麼它偏不能夠抗拒強風暴雨？

下垂的柳絲，雨水緩緩的流著，滴著，是流不盡的眼淚，為他所失去的國家和人民哀傷。

他記起了那位無名詩人所寫的詩：

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，
一追想錫安就哭了。
我們把琴挂在那裡的柳樹上...
耶路撒冷啊，
我若忘記你，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。
我若不記念你，若不看
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，
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！(詩一三七：1-6)

有誰能忘記，那造在山上壯麗的大衛古城？他祖宗的墳墓在那裡，他的心也在那裡。

沒有人看見末底改笑過。特別是這些日子。

波斯人並不知道他的來歷；他們只知道他是個富裕的猶大人。

在猶大人的社區中，末底改也不是甚麼頂受歡迎的人物；有少數的人，知道他把養女送入了波斯王宮，作了外邦王的王后，更認定他是個卑鄙的賣國賊。出了個王后，並未使他們覺得光榮。他們寧願記憶中那個可愛的女孩子死了。

真的，委實有人以為她死了。末底改那個美麗的養女，本來是猶太社區的一枝花。她的猶大名字是哈大沙。不知在哪一天，哈大沙神秘的不見了。在城中另一個角落，出現了個美女以斯帖。

知道的人說：“末底改這老傢伙！還像話嗎？他自己也許是父母給取了個外邦人的名字（來自巴比倫守護神 *Marduk*），那倒不怪他；不過為甚麼連女孩子好好的名字也給改了？甚麼名字不好叫，給養女取個外邦女神亞斯他錄的名字 --以斯帖！看來她要作巴力的王后了！”

末底改很孤單。猶大人不原諒他。波斯人不了解他，厭惡他。日子久了，漸漸忘記了他的存在。

他坐在那棵柳樹的下面，背倚著樹幹。

有人在那裡談話。他們在商議甚麼事；雖然壓低了聲音，末底改還是聽得到。他不是蓄意偷聽，但他們所談的內容，吸引了他的注意。

談話的人，是兩名守門的太監。開始的時候，談論著瓦實提怎樣寵信他們，從來不給分派粗重的差使；後來，說到亞哈隨魯王的粗暴，多疑，而刻薄寡恩，不公平的責罰，竟把他們踢到朝門口來守門！接著，越來越忿怒，就提高了尖嗓子說：“咱可不是他的守門狗！有一天，要叫他知道咱的厲害！”想不到，他們就商議定好了計畫：在月朔，當王進神廟燒香的時候，必然會從這門口經過，咱就下手揪住他，一刀子捅倒那混王，咱們就是新朝的功臣！

好奇怪，這麼重大的事，就這樣草率決定了，甚至沒有想定誰是新朝的主子。

末底改聽了，雖然沒有涼風，卻從心底冒起寒意。怎會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發動這樣的陰謀！好不容易等到他二人的身影遠去，又等到以斯帖的侍婢從那裡經過。末底改趕緊拉住她，悄悄的告訴她這消息，要她趁沒人的時候，秘密告知王后以斯帖，好叫王加意防備，免得受害。就在這時，一名猶大小童巴拿巴斯，是其中一個太監家的僕人，認得末底改，也悄悄的溜出來，告訴他這個秘密；末

底改叫他同那侍婢一起去，可以向以斯帖作證。

以斯帖得到密報，儘快差人報告給亞哈隨魯王。王聽了以後，全然不動聲色，他懂得怎樣應付這種政治陰謀：一面叫人秘密監視二人，看他們是不是另外還有同黨；自己表面上卻若無其事，照預定的時間和日程行事，以身為釣餌，等魚上鉤。然後，在他們愚昧大膽發動的時候，輕易的連人帶證據手到擒來。不成熟的政變陰謀，就這樣瓦解了。

貓捉著了老鼠，並不立即把它咬死，當作晚餐；那不夠味道。它只把到手的俘虜弄得沒有了抵抗力，然後讓那殘存的小生命，在地上鼠竄一陣子，又再輕易的擒在掌下。它得意的讓小貓兒欣賞，見習。

上一次王帥軍大舉出征希臘，吃了敗仗歸來，幾乎全軍覆沒，自然是靜悄悄的回宮，沒有凱旋式，沒有紀功碑。他怪那是由於廢后違命，掃了他的興，給他帶來霉運。當然，這種打敗仗的事，從來不是英明神武偉大君王幹的。王總是不會有錯失的。就算是把國土全都丟光了，也照樣是錯在別人，不在朕躬。

現在，成功的破獲了宮廷陰謀，自然少不了人歌頌，是由於偉大領袖的德威感召，並且順著王的心意，建議來一次酬恩大會。王穿上了華麗的朝服，恭恭敬敬的去廟裡燒香。最後，獻祭的高潮到了。那兩名謀逆的太監辟探和提列，早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；不過，現在已經被洗乾淨，並且還穿上了華麗的衣服。他們睜著兩雙懼怯的眼睛，像老鼠一般，低著頭，從眼角向王的臉偷瞧，口裡連連的求王開恩。

太晚了！現在才來求饒命？

王從位上站起來，早有旁邊伺候的人，捧過一個金盤，盤放著一把鋒利的尖刀。王的臉上，挂著一絲笑容，淡淡的，是那麼淡，

很難說是勝利的微笑或是慘笑。他一步步走向那兩名可憐的犯人面前。他由侍從托著的盤子中取了一碗酒，澆在辟探的頭上，然後堅定而準確的把刀刺入了辟探的胸膛。血，濺在王的手上，袍上。王也把酒澆在提列頭上，照樣使他流血，作為錯誤的代價。

看著兩個仇敵的屍身倒了下去，王才向天舉起金杯，是祝謝，也似告捷。然後，把杯中的酒倒在地上，再取另一隻斟滿酒的金杯飲下。

他向那兩具屍體投下了輕蔑的一瞥，像是說：“哼！憑你們？”冷冷的揮了一下手，叫人把他們吊在樹上。

這是真的勝利嗎？還是另一次風暴已在聚集，等待著時機來臨？

王從以斯帖那裡已經知道，是末底改報的信，才使他脫離死亡冷酷的手，而有今天的勝利。否則，倒下去的是他自己。因此，他向那邊地上的血跡又多看了一眼，不自覺的摸了摸自己的頭。

他若無其事的吩咐身旁的史官，把這事件記載在史書上。不過，這其中有個歷史插曲的小人物，扮演的是多麼關鍵性角色，並沒有甚麼人知道。至於亞哈隨魯王，他又一頭扎進繁忙的國政裡，籌畫著下一次的興兵征伐希臘，要再一次的過營帳生活。偉大的波斯王，一定得湔雪前次潰敗的恥辱，光復失去的父王屬地！

朝門前恢復了平靜，好像甚麼事都不曾發生。